

性理大中

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八

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

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

通書

朱子曰。通書者。濂溪夫子之所作也。夫子姓周氏。名惇。願字茂叔。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。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。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。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。則其淵源。因可概見。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。

亦不可得而悉聞矣。所著之書又多散失。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。而其爲說實相表裏。

太極圖說見前

### 誠上第一

誠者聖人之本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。誠之源也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。誠斯立焉。

此卽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。蓋萬物生於陽而成於陰。

純粹至善者也。

朱子曰。此是繳上二句。却與繼之者善不同。故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元亨誠之通。利貞誠之復。

通者性發而爲情。復者情斂而成性。

大哉易也。性命之源乎。

誠下第二

聖誠而已矣。誠五常之本。百行之源也。靜無而動有。至正而明達也。五常百行。非誠非也。邪暗塞也。故誠則無事矣。至易而行難。果而確。無難焉。故曰。一日克。

已復禮天下歸仁焉。

誠幾德第三

誠無爲。幾善惡。德愛曰仁。宜曰義。理曰禮。通曰智。守曰信。

問以誠配太極。以善惡配陰陽。以五常配五行。此理固然。但陽變陰合。而生水火木金土。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。此似只說得善之一脚。朱子曰。此書從頭是配合。但此處却不甚似。如所謂剛善剛惡。柔善柔惡。則確然是也。

配合指配太極圖說

爲謙按周子此等處。則太極陰陽五行皆以理言。不獨太極屬理。而陰陽五行屬氣也。

性焉安焉之謂聖。復焉執焉之謂賢。發微不可見。克周不可窮之謂神。

朱子曰。發之微妙而不可見。克之周徧而不可窮。

#### 聖第四

寂然不動者誠也。感而遂通者神也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。誠精故明。神應故妙。幾微故幽。誠神幾

曰聖人

慎動第五

動而正曰道。用而和曰德。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。悉邪也。邪動辱也。甚焉害也。故君子慎動。

道第六

聖人之道。仁義中正而已矣。守之貴。行之利。廓之配。天地。豈不易簡。豈爲難知。不守不行不廓耳。

師第七

或問曰。曷爲天下善。曰師。曰何謂也。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。不達曰剛。善爲義。爲直。爲斷。爲嚴。爲

幹固。惡爲猛。爲隘。爲強梁。柔善爲慈。爲順。爲巽。惡爲懦弱。爲無斷。爲邪佞。惟中也者。和也。中節也。天下之達道也。聖人之事也。故聖人立教。俾人自易其惡。自至其中而止矣。故先覺覺後覺。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。師道立。則善人多。善人多。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。

剛柔之善。卽皆中也。剛柔之惡。皆過不及也。

幸第八

人之生不幸不聞過。大不幸無耻。必有耻則可教聞。



過則可賢。

思第九

洪範曰。思曰睿。睿作聖。無思本也。思通用也。幾動於彼。誠動於此。無思而無不通。爲聖人。不思則不能通。微不睿。則不能無不通。是則無不通。生於通。微通微生於思。故思者聖功之本。而吉凶之機也。易曰。君子見幾而作。不俟終日。又曰。知幾其神乎。

志學第十

聖希天。賢希聖。士希賢。伊尹。顏淵。大賢也。伊尹。耻其

君不爲堯舜。一夫不得其所。若撻於市。顏淵不遷怒。不貳過。三月不違仁。志伊尹之所志。學顏子之所學。過則聖。及則賢。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。

順化第十一

天以陽生萬物。以陰成萬物。生仁也。成義也。故聖人在上。以仁育萬物。以義正萬民。天道行而萬物順。聖德修而萬民化。大順大化。不見其迹。莫知其然之謂神。故天下之衆。本在一人。道豈遠乎哉。術豈多乎哉。

治第十二

十室之邑。人人提耳而教。且不及。况天下之廣。兆民之衆哉。曰純其心而已矣。仁義禮智四者。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。心純則賢才輔。賢才輔則天下治。純心要矣。用賢急焉。

禮樂第十三

禮理也。樂和也。陰陽理而後和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兄弟弟夫夫婦婦。萬物各得其理。然後和。故禮先而樂後。

朱子曰。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。亦此理也。學者不

知持敬而務爲和樂。鮮不流於慢者。

務實第十四

實勝。善也。名勝。耻也。故君子進德修業。孳孳不息。務實勝也。德業有未至。則恐恐然畏人知。遠耻也。小人則僞而已。故君子日休。小人日憂。

愛敬第十五

有善不及。曰不及。則學焉。問曰。有不善。曰。不善。則告之。不善。且勸曰。庶幾有改乎。斯爲君子。

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。則如之何。答言當學。

其善而已。問人有不善，則何以處之？答言：人有不善，當告之以不善而勸之改。

朱子原註

有善一，不善二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。有語曰：斯人有是之不善，非大惡也。則曰：孰無過焉？知其不能改，改則爲君子矣。不改爲惡。惡者天惡之，彼豈無畏耶？烏知其不能改？故君子悉有衆善，無弗愛且敬焉。

動靜第十六

動而無靜，靜而無動，物也。動而無動，靜而無靜，神也。動而無動，靜而無靜，非不動不靜也。物則不通，神妙

萬物水陰根陽。火陽根陰。五行陰陽。陰陽太極。四時運行。萬物終始。混兮闢兮。其無窮兮。

此章或以神爲理。大誤。此至道之原。當審思之。

樂上第十七

古者聖王制禮法。修教化。三綱正。九疇敘。百姓大和。萬物咸若。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。以平天下之情。故樂聲淡而不傷。和而不淫。入其耳。感其心。莫不淡且和焉。淡則欲心平。和則躁心釋。

朱子曰。古聖賢之語樂。曰和而已。此所謂淡。蓋以

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。故希簡而寂寥耳。

撫謙按古樂大音希聲亦淡之意。

優柔平中德之盛也。天下化中治之至也。是謂道配天地。古之極也。後世禮法不修。政刑苛紊。縱欲敗度。下民困苦。謂古樂不足聽也。代變新聲。妖淫愁怨。導欲增悲。不能自止。故有賊君棄父。輕生敗倫。不可禁者矣。嗚呼。樂者古以平心。今以助欲。古以宣化。今以長怨。不復古禮。不變今樂。而欲至治者遠矣。

樂中第十八

樂者本乎政也。政善民安。則天下之心和。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。達於天地。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。天地和則萬物順。故神祇格。鳥獸馴。

朱子曰。聖人之樂。既非無因而強作。而其制作之妙。又能真得聲氣之元。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。而其效至此。

樂下第十九

樂聲淡則聽心平。樂辭善則歌者慕。故風移而俗易。



矣。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。

聖學第二十

聖可學乎。曰可。曰有要乎。曰有。請聞焉。曰一爲要。一者無欲也。無欲則靜。虛動直。靜虛則明。明則通。動直則公。公則溥。明通公溥。庶矣乎。

公明第二十一

公於己者。公於人。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。明不至。則疑生。明無疑也。以能疑爲明。何啻千里。

理性命第二十二

厥彰厥微。匪靈弗瑩。剛善剛惡。柔亦如之。中焉止矣。  
二氣五行。化生萬物。五殊二實。二本則一。是萬爲一。  
一實萬分。萬一各正。小大有定。

顏子第二十三

顏子一簞食。一瓢飲。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。而不改其  
樂。夫富貴。人所愛也。顏子不愛不求。而樂乎貧者。獨  
何心哉。天地有至貴。至愛可求。而異乎彼者。見其大  
而忘其小焉爾。

朱子曰。至愛之間。常有富可二字。

問孔顏所樂何事。朱子曰。不要去孔顏身上問。只去自家身上討。問鮮于侁。謂顏子所樂者道。伊川曰。若說有道可樂。便不是顏子。何也。朱子曰。程子之言。但謂聖賢之心。與道爲一。故無適而不樂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。則心與道二。非所以爲顏子。爾。問尋孔顏樂處。曰。先賢到樂處。已自成就。向上了。非幼學所能求。况今師非濂溪。友非二程。所以說此事。却是莽廣。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。如克己復禮。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。久之當自

純熟克達向上處。

見其大則心泰。心泰則無不足。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。處之一則能化而齊。故顏子亞聖。

師友上第二十四

天地間至尊者道。至貴者德而已矣。至難得者人。人而至難得者。道德有於身而已矣。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。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。

師友下第二十五

道義者身有之。則貴且尊。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。

是道義由師友有之。而得貴且尊。其義不亦重乎。其聚不亦樂乎。

過第二十六

仲由喜聞過。令名無窮焉。今人有過。不喜人規。如諱疾而忌醫。寧滅其身而無悟也。噫。

勢第二十七

天下勢而已矣。勢輕重也。極重不可反。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。反之力也。識不早。力不易也。力而不競。天也不識不力人也。天乎人也。何尤。

文辭第二十八

文所以載道也。輪轅飾而人弗庸。徒飾也。况虛車乎。文辭藝也。道德實也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。美則愛。愛則傳焉。賢者得以學而至之。是爲教。故曰言之不文。行之不遠。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。師保勉之。不學也。強之不從也。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。藝焉而已。噫。弊也久矣。

聖蘊第二十九

不憤不啟。不悱不發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。則不復也。

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 
子曰。予欲無言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然則  
聖人之蘊。微顏子。殆不可見。發聖人之蘊。教萬世無  
窮者。顏子也。聖同天。不亦深乎。常人有一聞知。恐人  
不速知其有也。急人知而名也。薄亦甚矣。

周子蘊道甚深。當絕學之後。而不輕自見。故雖在  
位。而人鮮知者。然則非明道。周子之蘊。殆不可見。  
發周子之蘊。教後世無窮者。明道乎。

精蘊第三十

聖人之精。畫卦以示。聖人之蘊。因卦以發。卦不畫。聖

人之精。不可得而見。微卦。聖人之蘊。殆不可悉得而聞。易何止五經之源。其天地鬼神之奧乎。

精者精微之意。畫前之易。至約之理也。蘊謂凡卦中之所有。如吉凶消長之理。進退存亡之道。至廣之業也。

朱子原註

乾損益動第三十一

君子乾乾。不息於誠。然必懲忿窒慾。遷善改過。而後至。乾之用。其善是。損益之大。莫是過。聖人之旨深哉。吉凶悔吝。生乎動。噫。吉一而已。動可不慎乎。



朱子曰。中間乾之用。其善是其字。疑是真字。

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

治天下有本。身之謂也。治天下有則。家之謂也。本必  
端。端本誠心而已矣。則必善。善則和親而已矣。家難  
而天下易。家親而天下踈也。家人離必起於婦人。故  
睽次家人。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。堯所以釐降  
二女於滹沱。舜可禪乎。吾茲試矣。是治天下觀於家。  
治家觀身而已矣。身端心誠之謂也。誠心復其不善  
之動而已矣。不善之動。妄也。妄復則无妄矣。无妄則

誠矣。故无妄次復。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。深哉。  
富貴第三十三  
君子以道克爲貴。身安爲富。故常泰無不足。而銖視  
軒冕。塵視金玉。其重無加焉爾。

陋第三十四

聖人之道入乎耳。存乎心。蘊之爲德行。行之爲事業。  
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。

擬議第三十五

至誠則動。動則變。變則化。故曰擬之而後言。議之而

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。

朱子曰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。今合而言之。未詳其義。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。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。

刑第三十六

天以春生萬物。止之以秋。物之生也。既成矣。不止則過焉。故得秋以成。聖人之法天以政。養萬民。肅之以刑。民之盛也。欲動情勝。利害相攻。不止則賊滅無倫焉。故得刑以治。情偽微。暖其變千狀。苟非中正明達。

果斷者不能治也。訟卦曰：利見大人，以剛得中也。噬  
嗑曰：利用獄，以動而明也。嗚呼！天下之廣，主刑者民  
之司命也，任用可不慎乎。

公第三十七

聖人之道，至公而已矣。或曰：何謂也？曰：天地至公而  
已矣。

孔子上第三十八

春秋正王道，明大法也。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。亂  
臣賊子，誅死者於前，所以懼生者於後也。宜乎萬世

無窮。王祀夫子。報德報功之無盡焉。

孔子下第三十九

道德高厚。教化無窮。實與天地參。而四時同。其惟孔子乎。

蒙艮第四十

童蒙求我。我正果行。如筮焉。筮叩神也。再三則瀆矣。瀆則不告也。山下出泉。靜而清也。汨則亂。亂不決也。言童蒙之人。來求於我。以發其蒙。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。如筮者叩神以決疑。初筮則告。二三

則惑。汨再三也。亂瀆也。汨則不靜。亂則不清。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。而反滋其惑。不如不告之爲愈也。

朱子原註

慎哉其惟時中乎。艮其背。背不見也。靜則止。止非爲也。爲不止矣。其道也深乎。

艮其背者。止於不見之地也。止於不見之地。則靜靜則止而無爲。一有爲之之心。則非止之道矣。

朱子原註

附周子拙賦

性理大全  
巧者言。拙者默。巧者勞。拙者逸。巧者賊。拙者德。巧者  
凶。拙者吉。嗚呼。天下拙。刑政微。上安下順。風清弊絕。  
五峯胡氏曰。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。度越諸子。直  
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於天下。

朱子曰。通書一部。皆是解太極說。○論所以入德  
之方。經世之具。皆親切簡要。不爲空言。

搗謙按此書。先儒皆以爲與語孟並傳。余謂其結  
體縝密。有本末。乃大學中庸之次。非如論語乃平  
日隨記。

西銘

朱子曰。橫渠嘗於學堂。雙牖左書。砭愚。右書訂頑。伊川先生曰。是啟爭端。改曰東銘西銘。二銘雖同。出於一時之作。然其詞義之所指。氣象之所及。淺深廣狹。判然不同。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。

乾稱父。坤稱母。予茲藐焉。乃混然中處。故天地之塞。吾其體。天地之帥。吾其性。民吾同胞。物吾與也。大君者。吾父母宗子。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。尊高年。所以



長其長。慈孤弱。所以幼其幼。聖其合德。賢其秀也。凡天下疲癯殘疾。惇獨鰥寡。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。於時保之。子之翼也。樂且不憂。純乎孝者也。違曰悖德。害仁曰賊。濟惡者不才。其踐形。唯肖者也。知化則善述其事。窮神則善繼其志。不愧屋漏爲無忝。存心養性爲匪懈。惡旨酒。崇伯子之顧養。育英才。穎封人之錫類。不弛勞而底豫。舜其功也。無所逃而待烹。申生其恭也。體其受而歸全者。參乎。勇於從而順令者。伯奇也。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。貧賤憂戚庸

玉女於成也。存吾順事。沒吾寧也。

按吾儒之學。行遠自邇。升高自卑。而小儒遂僅以  
身家爲念。身家之外。視若吳越。留心民物。謂必當  
在服官之年。故橫渠發此論。而程門專以此示學  
者。龜山疑其言體而不及用。其流遂至於兼愛。以  
書質於伊川。程子曰。西銘之爲書。推理以存  
義。擴前聖所未發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。豈  
墨氏之比哉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。墨氏則二本而  
無分。老幼及人理一也。愛無差等。本二也。分殊之

弊私勝而失仁。無分之罪。兼愛而無義。分立而推  
理一。以正私勝之流。仁之方也。無別而遂兼愛。至  
於無父之極。義之賊也。子比而同之。過矣。且謂言  
體而不及用。彼欲使人推而行之。本爲用也。反謂  
不及。不亦異乎。龜山復書曰。辱示西銘微旨。伏讀  
竟日。曉然具悉。如侍几席。親訓誨也。時昔從明道。  
卽授以西銘。使讀之。尋繹累日。乃若有得。於是始  
知爲學之大方。固將終身佩服。豈敢妄議其失。此  
同於墨氏。前書所謂西銘之書。以民爲同胞。長其

長幼其幼。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。蓋所謂明  
理一也。然其辭無親親之殺。非明者默識於意言  
之表。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。故竊恐其流遂至  
兼愛。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。與墨氏同也。古  
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。善推其所爲而已。老吾  
老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所謂推之也。  
孔子曰老者安之。少者懷之。則無事於推矣。無事  
於推者。理一故也。理一而分殊。故聖人稱物平施。  
茲所以爲仁之至。義之盡也歟。何謂稱物。遠近親

疎各當其分。所謂稱也。何謂平施。所以施之。其心一焉。所謂平也。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。有平施之心。無稱物之義。故謂過之者。疑其辭有未達耳。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。自當釋然無惑也。程子讀之曰。楊時也未釋然。其後龜山語錄有云。西銘理一而分殊。用未嘗離體。以人觀之。四肢百骸。至於一身者。體也。至其用處。則首不可以加履。足不可以納冠。蓋卽體而言。而用已在其中矣。朱子謂其年高德盛。而所見益精。然龜山所疑。以西銘

前段合之語。孟諸說。殆所謂聖之任者。與聖之時。則有間。龜山之語。未可全駁。物吾與也。一語疑有弊。若曰與。則是朋友之交。未可殺而食之矣。體用之說。伊川駁之。無可疑者。

程子曰。西銘某得此意。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。他人無緣做得。孟子以後。未有人及此。○訂頑一篇。意極完備。乃仁之體也。學者其體此意。令有諸已。其地位已高。到此地位。自別有見處。不可窮高極遠。恐於道無補也。

性理大全卷之十一  
問西銘何如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。曰克得盡時如何。曰聖人也。橫渠能克盡否。曰言有兩端。有有德之言。有造道之言。有德之言。說自己事。如聖人言聖人事也。造道之言。則知足以知此。如賢人說聖人事也。橫渠道儘高言儘醇。自孟子後。儒者都無他見識。

朱子曰。推親親之厚。以大無我之公。因事親之誠。以明事天之道。

東銘

戲言出於思也。戲動出於謀也。發乎聲見乎四肢。謂非已心不明也。欲人無已疑不能也。過言非心也。過動非誠也。失於聲。謬逃其四體。謂已當然。自誣也。欲他人已從。誣人也。或者以出於心者。歸咎爲已戲。失於思者。自誣爲已誠。不知戒其出汝者。歸咎其不出汝者。長傲且遂。非不知孰甚焉。

正蒙粹語

正蒙者。橫渠張子之所作也。龜山楊氏。謂關中學者。尊信此書。與論語等。其徒未嘗輕以



示人然程子曰。橫渠之言。誠有過者。乃在正蒙。又曰。子厚以清虛一大爲天道。是以器言。非形而上者。今觀其所言。如客感客形之類。似有深失。擇其言之粹者。著於篇。

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。是生絀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。其來也幾微易簡。其究也廣大堅固。起知於易者。乾乎。效法於簡者。坤乎。散殊而可象爲氣。清通而不可象爲神。不如野馬縕縕。不足謂之太和。語道者。知此謂之知道。學易者。見此謂之

見易。

氣塊然太虛。升降飛揚。未嘗止息。易所謂絪縕。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。野馬者歟。此虛實動靜之機。陰陽剛柔之始。浮而上者陽之清。降而下者陰之濁。其感遇聚散。爲風雨。爲雪霜。萬品之流形。山川之融結。糟粕煨燼。無非教也。

馮謙曰。張子氣化之理。推之甚是。然須知有主之者。

鬼神者。二氣之良能也。聖者至誠得天之謂。神者太

虛妙應之目。

天道不窮。寒暑已。衆動不窮。屈伸已。鬼神之實。不越二端而已矣。

兩不立。則一不可見。一不可見。則兩之用息。兩體者。虛實也。動靜也。聚散也。清濁也。其究一而已。

感而後有通。不有兩。則無一。故聖人以剛柔立本。乾坤毀。則無以見易。

造化所成。無一物相肖者。以是知萬物雖多。其實一物。無無陰陽者。以是知天地變化。兩端而已。

一物兩體氣也。一故神。

兩在故不測。

兩故化。

推行於一。

此天之

所以參也。

中兩語係張子所自註。

凡圓轉之物。動必有機。既謂之機。則動非自外也。

日質本陰。月質本陽。

虧盈法。月於人爲近。日遠在外。故日受月光。常在於外。人視其終初。如鈞之曲。及其中天也。如半璧然。此虧盈之驗也。

陰陽之精。互藏其宅。則各得其所安。故日月之形。萬古不變。若陰陽之氣。則循環迭至。聚散相盪。升降相

求網緼相揉。蓋相兼相制。欲一之而不能。此其所以  
屈伸無方。運行不息。莫或使之。不曰性命之理。謂之  
何哉。

水火氣也。故炎上潤下。與陰陽升降。土不得而制焉。  
木金者土之華實也。其性有水火之雜。故木之爲物。  
水漬則生。火然而不離也。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  
交也。金之爲物。得火之精於土之燥。得水之精於土  
之濡。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。鑠之反流而不耗。蓋得  
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。土者。物之所以成始而成。

終也。地之質也。化之終也。水火之所以升降。物兼體而不遺者也。

天道四時行。百物生。無非至教。聖人之動。無非至德。夫何言哉。

天不言而四時行。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。誠於此。動於彼。神之道與。

天不言而信。神不怒而威。誠故信。無私故威。神天德。化天道。德其體。道其用。一於氣而已。

神爲不測。故緩辭不足以盡神。化爲難知。故急辭不

足以體化。

氣有陰陽。推行有漸爲化。合一不測爲神。其在人也。知義用利。則神化之事備矣。德盛者窮神。則知不足道。知化則義不足云。天之化也。運諸氣。人之化也。順夫時。非氣非時。則化之名何有。化之實何施。中庸曰。至誠爲能化。孟子曰。大而化之。皆以德合陰陽。與天地同此無不通也。所謂氣也者。非待其蒸鬱凝聚。接於物而後知之。苟健順動止。浩然湛然之得言。皆可名之象爾。然則象若非氣。指何爲象。時若非氣。攝

何爲時。

無我而後大。大成性而後聖。

見幾則義明。動而不括。則用利。屈伸順理。則身安。而德滋。窮神知化。與天爲一。

神不可致思。存焉可也。化不可助長。順焉可也。存虛明久。至德順變化。達時中。仁之至。義之盡也。

無我。然後得正。已之盡。存神。然後妙應物之感。

義以反經爲本。經正則精。仁以敦化爲深。化行則顯。動物本諸天。以呼吸爲聚散之漸。植物本諸地。以陰



陽升降爲聚散之漸。物之初生。氣日至而滋息。物生既盈。氣日反而游散。至之謂神。以其伸也。反之爲鬼。以其歸也。

有息者根於天。不息者根於地。

獨見獨聞。雖小異。恠也。出於疾與妄也。共見共聞。雖大異。誠也。出陰陽之正也。

賢才出。國將昌。子孫才。族將大。

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。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。寤所以知新於耳目。夢所以緣舊於習心。醫謂饑夢取飽。

夢與凡寤夢所感。專語氣於五藏之變。容有取焉。爾不誠不莊。可謂之盡性窮理乎。性之德也。未嘗僞且慢。故知不免於僞慢者。未嘗知其性也。

勉而後誠莊。非性也。不勉而誠莊。所謂不言而信。不怒而威者與。

燭天理如向明。萬象無所隱。窮人欲如專顧影。闕區區於一物之中爾。

知德以大中爲極。可謂知至矣。擇中庸而固執之。乃至之之漸也。惟知學然後能勉。能勉然後日進。而不

息可期矣。

體正則不待矯而弘。未正必矯。矯而得中。然後可大。故致曲於誠者。必變而後化。

無所雜者。清之極。無所異者。和之極。勉而清。非聖人之清。勉而和。非聖人之和。所謂聖者。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。

不得已。當爲而爲之。雖殺人。皆義也。有心爲之。雖善。皆意也。正己而物正。大人也。正己而正物。猶未免有意之累也。

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  
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。

知至學之難易。知德也。知其美惡。知人也。知其人。且  
知德。故能教人。使入德。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。以此  
以責人之心責己。則盡道。所謂君子之道。四丘未能  
一焉者也。以愛己之心愛人。則盡仁。所謂施諸己而  
不願。亦勿施於人者也。以衆人望人。則易從。所謂以  
人治人。改而止者也。此君子所以責己。責人。愛人之  
三術也。

性理大全卷之二十一  
三十一  
三百七十五  
焉謙曰。張子三言雖善。在中庸之意。則唯一忠恕而已。

有受教之心。雖蠻貊可教。爲道既異。雖黨類難相爲謀。

無不容。然後盡屈伸之道。至虛則無所不伸矣。君子無所爭。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。

言有教。動有法。晝有爲。宵有得。息有養。瞬有存。易爲君子謀。不爲小人謀。

皇極經世書粹語

皇極經世書者。康節邵子之所作也。其獨得之理。窮極高深。而惜隱於數術之中。今表其粹者著於篇。

夫一動一靜者。天地至妙者歟。一動一靜之間者。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。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。謂其行無轍迹也。故有言曰。予欲無言。又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其斯之謂歟。

夫天下將治。則人必尚行也。天下將亂。則人必尚言也。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。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。天

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。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。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。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。

言之於口。不若行之於身。行之於身。不若盡之於心。言之於口。人得而聞之。行之於身。人得而見之。盡之於心。神得而知之。人之聰明。猶不可欺。况神之聰明乎。是知無愧於口。不若無愧於身。無愧於身。不若無愧於心。無口過易。無身過難。無身過易。無心過難。既無心過。何難之有。吁。安得無心過之人。而與之論心哉。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。謂其善事。

乎心也。

三代之世治。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。三代之世亂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。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。未有不正人倫者也。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。未有不亂人倫者也。

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。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。雖然。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。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。雖然。水之能一萬物之形。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。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。謂其聖人之能



反觀也。所以謂之反觀者。不以我觀物也。不以我觀物者。以物觀物之謂也。既能以物觀物。又安有我於其間哉。

乘數生數也。除數消數也。算法雖多。不出乎此矣。一分爲二。二分爲四。四分爲八。八分爲十六。十六分爲三十二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。猶根之有榦。榦之有支。支之有葉。愈大則愈小。愈細則愈繁。合之斯爲一。衍之斯爲萬。

乾坤定上下之位。坎離列左右之門。天地之所開闢。

日月之所出入。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。行度盈縮。莫不由於此矣。

無極之前。陰含陽也。有象之後。陽分陰也。陰爲陽之母。陽爲陰之父。故母孕長男而爲復。父生長女而爲姤。

性非體不成。體非性不生。陽以陰爲體。陰以陽爲體。動者性也。靜者體也。在天則陽動而陰靜。在地則陽靜而陰動。性得體而靜。體隨性而動。是以陽舒而陰疾也。

陽不能獨立。必得陰而後立。故陽以陰爲基。陰不能自見。必待陽而後見。故陰以陽爲唱。陽知其始而享其成。陰効其法而終其勞。

自下而上謂之升。自上而下謂之降。升者生也。降者消也。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。是以萬物皆反生。陰生陽。陽生陰。陰復生陽。陽復生陰。是以循環而無窮也。

天地之本。其起於中乎。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。人居天地之中。心居人之中。日中則盛。月中則盈。故

君子貴中也。

本一氣也。生則爲陽。消則爲陰。故二者一而已矣。六者三而已矣。入者四而已矣。是以言天而不言地。言君而不言臣。言父而不言子。言夫而不言婦也。然天得地而萬物生。君得臣而萬化行。父得子。夫得婦。而家道成。故有一則有二。有二則有四。有三則有六。有四則有八。

虎豹之毛。猶草也。鷹鷂之羽。猶木也。

飛者有翅。走者有趾。人之兩手。翅也。兩足。趾也。

飛者食木。走者食草。人皆兼之。而又食飛走也。

日行陽度則羸。行陰度則縮。賓主之道也。月去日則明生。而遲。近日則鬼生。而疾。君臣之義也。陽消則生陰。故日下而月西出也。陰盛則蔽陽。故日望而月東出也。

極南大暑。極北大寒。故南融而北結。萬物之死地也。夏則日隨斗而北。冬則日隨斗而南。故天地交而寒暑和。寒暑和而物乃生也。

天以剛爲德。故柔者不見。地以柔爲體。故剛者不生。

體字  
疑非

金火相守則流。火木相得則然。從其類也。

象數筌蹄也。言意則魚兔也。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。可也。舍筌蹄而求魚兔。則未見其得也。

天之神棲乎日。人之神發乎目。人之神寤則棲心。寐則棲腎。所以象天也。晝夜之道也。

圖雖無文。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。蓋天地萬物之理。盡在其中矣。

仁配天地。謂之人。唯仁者真可謂之人矣。

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一 二  
生而成。成而生。易之道也。

冬至之後爲呼。夏至之後爲吸。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。

草伏之獸。毛如草之莖。林棲之鳥。羽如林之葉。

木結實而種之。又成是木而結是實。木非舊木也。此木之神不二也。此實生生之理也。

石之花。鹽硝之類是也。水之木。珊瑚之類是也。

水之物。無異於陸之物。各有寒熱之性。大較則陸爲陽中之陰。而水爲陰中之陽。

陽在陰中。陽逆行。陰在陽中。陰逆行。陽在陽中。陰在陰中。則皆順行。此真至之理。按圖可見之矣。

易有三百八十四爻。真天文也。

鷹鵬之類。食生而雞鳧之類。不專食生。虎豹之類。食生而猫犬之類。食生。又食穀。以類推之。從可知矣。飛之類。喜風而敏於飛。上走之類。喜土而利於走。下禽。虫之卵。果穀之類也。穀之類多子。虫之類亦然。蠶之類。今歲蛾而子。來歲則子而蠶。燕菁之類。今歲根而苗。來歲則苗而子。



在水者不瞑。在風者瞑。走之類上。曉接下。飛之類下。曉接上。類使之然也。

在水而鱗鬣。飛之類也。龜鱉之類。走之類也。

飛之走。鷄鳧之類是也。走之飛。龍馬之屬是也。

神者人之主。將寐在脾。熟寐在腎。將寤在肝。正寤在  
心。

凡人之善惡。形於言。發於行。人始得而知之。但萌諸  
心。發於慮。鬼神已得而知之矣。此君子所以慎獨也。  
人之類。備乎萬物之性。

火無體。因物以爲體。金石之火。烈於草木之火者。因物而然也。

人之神。則天地之神。人之自欺。所以欺天地。可不慎哉。

人之畏鬼。亦猶鬼之畏人。人積善而陽多。鬼亦畏之矣。積惡而陰多。鬼弗畏之矣。大人者。與鬼合其吉凶。夫何畏之有。

至理之學。非至誠則不至。

物理之學。或有所不通。不可以強通。強通則有我。有

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。

星之至微如塵沙者。隕而爲堆阜。

心一而不分。則能應萬變。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動也。

夫易根於乾坤而生於姤復。蓋剛交柔而爲復。柔交剛而爲姤。自茲而無窮矣。

夫聖人六經。渾然無跡。如天道焉。故春秋錄實事。而善惡形乎其中矣。

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。純開者夏也。先開後閉者秋

也。冬則閉而無聲。

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。

剽劇者才力也。明辨者智識也。寬弘者德器也。三者不可闕一。

兌說也。他說皆有所害。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。

人患乎自滿。滿則止也。故禹不自滿假。所以爲賢。雖學亦當常若不足。不可臨深以爲高也。

人苟用心。必有所得。獨有多寡之異。智識之有淺深也。

性理二  
卷之二  
三十一  
人必有德器。然後喜怒皆不妄。爲卿相。爲匹夫。以至  
學問高天下。亦若無有也。

人必內重。內重則外輕。苟內輕。必外重。好利好名。無  
所不至。

人之精神。貴藏而用之。苟銜於外。則鮮有不敗者。如  
利刃。物來則割之。若恃刃之利。而求割乎物。則刃與  
物俱傷矣。

言發於真誠。則心不勞而逸。人久而信之。作僞任數。  
一時或可以欺人。持久必敗。

天地日月悠久而已。故人當存乎遠。不可見其近。室中造車。天下可行。軌轍合故也。苟順義理。合人情。日月所照。皆可行也。

中庸非天降地出。揆物之理。度人之情。行其所安。是爲得矣。

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。得一端者也。權所以平物之輕重。聖人行權。酌其輕重而行之。合其宜而已。故執中無權者。猶爲偏也。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。非王通莫能及此。

夫弓固有強弱。然一弓二人張之。則有力者以爲弓弱。無力者以爲弓強。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。而以爲弓弱。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。而以爲弓強。何不思之甚也。一弓非有強弱也。二人之力。強弱不同也。今有食一杯在前。二人大饑而見之。若相讓則均得食矣。相奪則爭。非徒爭之而已。或不得而食矣。此二者皆人之情也。知之者鮮。合此則天下之事。皆如是也。

先天學心法也。故圖皆從中起。萬化萬事生於心也。

爲謙按心居人之上中

事必量力。量力故能久。

孟子之言。未嘗及易。其間易道存焉。

學以人事爲大。

五霸者功之首。罪之魁也。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。功過不相掩。

凡人爲學。失於自主張太過。

人知聖人之筆削。爲天下之至公。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。如因牛傷。則知魯之僭郊。因初獻六羽。則知



舊僭八佾。因新作雉門。則知舊無雉門。皆非聖人有  
意於其間。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。舊無雉門。謂周公  
之舊也。若當時則

有之則  
久矣。

易之數窮。天地終始。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。曰既有  
消長。豈無終始。

一陰一陽。天地之道也。物由是而生。由是而成者也。  
水在人之身為血。土在人之身為肉。

海潮者。地之喘息也。所以應月者。從其類也。

震為龍。一陽動於二陰之下。震也。重淵之下有動。震

者。豈非龍乎。

太極一也。

太極性也。

金須百煉然後精。人亦如此。

人得中和之氣。則剛柔均。陽多則偏剛。陰多則偏柔。人之爲道。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。斯爲至矣。

摛謙曰。余謂人之爲德。至可與鬼神共見而咸服之。斯爲至矣。

天何依。曰依乎地。地何附。曰附乎天。曰然則天地何

依何附。曰：自相依附。天依形，地附氣。

樵者謂漁者曰：吾嘗負薪矣。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，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。敢問何故。漁者曰：樵則吾不知之矣。以吾之事觀之，則易地皆然。吾嘗釣而得大魚矣。與吾交戰，欲棄之則不能捨，欲取之則不能勝。終日而後獲，幾有沒溺之患矣。非直有身傷之患耶。魚與薪則異也。其貪而為傷則一也。百斤力分之內者也。十斤力分之外者也。力分之外，雖一毫猶且為害。而况十斤乎。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于子之貪薪乎。

附邵子詩二首

一物其來有一身。一身還有一乾坤。能知萬物備於我。肯把三才別立根。天向一中分造化。人從心上起經綸。天人安有兩般義。道不虛行只在人。觀易

耳目聰明男子身。洪鈞賦予不爲貧。須探月窟方知物。未躡天根豈識人。乾遇巽時觀月窟。地逢雷處見天根。天根月窟閑來往。三十六宮都是春。觀物

或問邵子算天地始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否。馮謙曰。此邵子以歲月日時推之。而謂天有元會運

世一元有十二會。會有三十運。運有十二世。世有三十年。年有十二月。月有三十日。日有十二時。其實天無許多年數。今只看黃帝始垂衣裳。堯時尙是洪荒。是天地始開不久。而邵子以堯時爲中天。豈得自此以前六萬餘年。茹血衣皮。未明人道。其謬可知。天地至成。周始爲盛極。此是天地之中過。此乃衰。曰邵子之數。能言無不中。其言必不妄。曰今經世書可見。如祖三皇。父五帝。子三王。孫五霸。等語。豈是至數。大抵數之驗者。只能言其所知。不

能言其所不知。所以只是小術。至康節始通於道。然亦隨其所知而止。不然則是康節賢於孔子也。

性理大中卷之一十八終